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紀十四起著雍敦敦并盡闕
逢因敦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碭郡獲

巨象送鄴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二月己亥上耕籍

田 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

子粲降之丞相秦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

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

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

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

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旛旗於樹顛夜分
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
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
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
四州復入東魏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
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
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
等官後得魏汝陽王與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祕
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
魏丞相素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

以合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
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爲尼
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
整不報其使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
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柔然送悼后於魏
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
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
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
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赦以王盟爲司徒丞
相秦朝于長安還屯華州 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

朝于鄴壬辰還晉陽 五月甲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 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 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得如來舍利大赦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僕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

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邛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

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四百五十三
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二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侯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

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邳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侯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

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秦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秦於恒農夜見秦秦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秦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秦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秦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秦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

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閭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螳螂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篤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淮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嶠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

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誅之隨丞相泰入閔爲大
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
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
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
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
華州 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平
之盧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教諸子
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絕
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
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麤食恬然

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

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

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

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

巴西城鎮復爲魏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

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

魏始詔牧守令長壇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灑論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

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

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

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巴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灋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行旣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

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灋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嶠灑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

未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衛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僕射纘弘策之子也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時俗所唾鄙自徐勉周捨旣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

好飲馳聲色第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翔淵之曾孫也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琛場之弟子也辛酉東魏以尚書令孫騰爲司徒辛未上祀南郊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東魏丞相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謨等以勸之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

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九
為皇后乙亥大赦。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空。秋七月以扶風王孚為太尉。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元景魏收來聘。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既成行之。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

三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
越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綸甚眾故异
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
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
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
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
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
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
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六年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庫狄干為太保

丁丑東魏主入新宮大赦 魏扶風王孚卒 二月

己亥上耕藉田 魏鑄五銖錢 東魏大行臺侯景

出三鵝將復荊州魏丞相秦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

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悼后

省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戈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

之官魏主雖限以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

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

故與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眾為一女子邪雖然

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罷齋

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

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哀

陵夏丞相秦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

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

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

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

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

遇疾殂 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

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東

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 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已丑東魏封皇兄景植為宜陽王皇弟威為清河王
謙為潁川王 六月壬子東魏華山王鷲卒 秋七
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聘 八月戊
午大赦 戊戌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
勿上行狀及立銘誌上不許贈本官謚穆正公 冬
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 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
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
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
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辛丑祀明堂 宍

昌王梁仙定為其下所殺弟彌定立二月乙巳以彌
定為河梁二州刺史宍昌王 辛亥上耕藉田 魏
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 三月魏夏州刺
史劉平伏據上郡反大都督于謹討擒之 夏五月
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于東魏 秋七月己卯
東魏宜陽王景植卒 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
行汾州事測深之兄也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
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
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
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

通境外者丞相秦怒曰測爲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
間我骨肉命斬之 魏丞相秦欲革易時政爲疆國

富民之灋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
能贊成其事減官負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
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
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
秦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
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東魏詔群官於
麟趾閣議定灋制謂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乙巳東魏發夫五萬築漳濱堰二十五日罷

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爲太尉度支尚書胡僧
敬爲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之
舅也 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 交
趾李賁世爲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
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
韶耻之賁與韶還鄉里謀作亂會交州刺史武林侯
諮以刻暴失衆心時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
反諮輸賄于賁奔還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罔
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諮恢之子也 是歲魏
又益新制十二條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

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東魏尚書令高澄尚靜帝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賜錦綵布絹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貨滿十室 東魏臨淮

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二丁貲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人多信之

八年春正月敬躬據郡反改元永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續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

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縮節度
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該
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志氣高遠 魏初
置六軍 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
聘繪元忠之從子也 東魏丞相歡朝于鄴司徒孫
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
湛爲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初太傅尉景
與丞相歡同歸尔朱榮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勲戚含
縱不瀆爲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
丁亥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歡往造之景
卧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歡撫而拜謝之辛卯以
庫狄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
爲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 八月庚戌東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
河南大行臺隨機招討 魏以王盟爲太保 東魏
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
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
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
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
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

英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
 元為并州刺史 十二月魏主狩於華陰大享將士
 丞相泰帥諸將朝之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辛亥東
 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 孫罔盧子雄討李賁
 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武
 林侯諮又趣之罔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衆潰而歸
 映憺之子也武林侯諮奏罔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
 不進救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帥廣陵杜
 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帥子雄之衆攻廣州
 欲殺映諮為子雄復寃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

霸先帥精兵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殺天合擒僧明
 文吉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為主帥詔
 以霸先為直閣將軍 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
 覺 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為侍中元忠雖處要
 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射
 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
 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酒

九年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 東魏御史
 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

通鑑卷之百五十八
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
選暹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已愈恨之仲密後
妻李氏艷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
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
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
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
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
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苦
澗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
暹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

什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
况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
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
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
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
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
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
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歡度河據邳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灑曲
夜登邳山以襲歡候騎自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

食乾飢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
明秦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
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
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
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
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秦
秦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
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

而怒其失秦今伏諸地親捧其頭連頓之并數以
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齟良久樂曰乞五千騎
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
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秦爲中軍中山公
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
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
興慶曰王速去興慶嘗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
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
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

通鑑卷三十五
告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
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
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
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
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
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
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
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
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

復攻秦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
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
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
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
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秦
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秦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
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
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
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
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

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欺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

和文武二人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杖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旣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九德清水氏酋李鼠仁乘魏之

敗據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屢遣軍擊之不克
丞相秦遣典籤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或從
或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
鼠仁感悟遂相帥降氏酋梁道顯叛秦復遣昶諭降
之徙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秦即以昶爲
都督使領之秦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
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
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
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
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亦式先自告

兄之諱也
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
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司空

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 冬十一月甲午

東魏主狩于西山乙巳還宮高澄啓解侍中東魏主
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丞相歡築長城於

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壘四十日罷 魏諸牧

守共謁丞相秦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謂諸牧守
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

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十年春正月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天德 三
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戶口損
益因朝于鄴 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子入
守官城辛丑謁脩陵 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
孫騰爲太保 巳酉上幸京口城北因樓更名北顧
庚戌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
長數千人各齎錢二千 壬子東魏以高澄爲大將
軍領中書監元弼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爲
尚書令侍中高洋爲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

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舊委以朝政鄴中
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
奪其權故以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
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
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
澄前拜高隆之呼爲叔父澄怒罵之歡謂群公曰兒
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
狄于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
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
爲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

季舒輒脩飾通之帝報荅澄父子之語常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 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 甲午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 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丁酉敬容坐免官 東魏廣陽王湛卒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爲

五卷頒行之 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 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

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爲御史中尉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至暹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暹不讓一坐觴再行即辭去澄留之食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宅日澄與諸公出之

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
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
一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前後彈子如坦反并州刺
之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
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
悉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
策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犝牛犢犢在道死
券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
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
子如懼曰非作事邪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

中以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以王
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久之歡見子如哀
其憔悴以滕承其首親爲擇蠶賜酒百餅羊五百口
米五百石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屬之丞
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
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
能救諸君其慎之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
巾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令僕已下皆側目高隆
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郎楊愔
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

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 巳丑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庚子東魏土祀園丘 東魏丞相歡襲擊山胡破之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云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上安和土復書云彼字而

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二十五

王芳四十七



